

《资本论》研究论丛

ZIBENLUNYANJIULUNCONG

第七辑

(下册)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



《资本论》研究论丛

第七辑(下)

1982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

编辑说明

《资本论》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资本论》的研究、教学、普及和宣传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近几年来，《资本论》的研究空前活跃，研究成果日见增多，但是散见于各种报刊上。为了适应《资本论》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们决定编印《〈资本论〉研究论丛》。

本《论丛》收录我国解放后历年发表的《资本论》研究论文，基本上采用编年法，但也适当地按专题编排，以便读者参考。从1949年至1979年发表的论文编成四辑；从1980年起，将按年分册出版。由于篇幅所限，凡已汇集成专著或论文集者，均不再选录。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全貌，特在每册书后另附《资本论》研究的资料索引。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其他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这项工作是初次尝试，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对资料的取舍和分类，难免有不妥之处，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进工作。

目 录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的历史考察

-胡培兆 孙连成 (1)
- 关于贫困化理论的几个问题.....奚兆永 (22)
-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蒋学模 (42)

关于再生产理论

-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邓力群 (59)
- 关于马克思的总体系列平衡再生产原理.....罗季荣 (93)
- 《资本论》中关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论述与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寇银章 (106)
- 论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
规律王梦奎 (126)

关于价值转化问题

- 《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对象与转化学说 ...刘志钧 (163)
- 论价值转形中的总生产价格和总价值雍 同 (176)
- 谈谈股份资本的 increase 和平均利润率的关系 ...李秉藩 (196)

关于地租理论

- 论绝对地租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低之间的关系朱剑农 (201)
- 绝对地租与垄断价格卫兴华 (221)
- 再论位置条件不同的土地上级差地租 I 产生的问题王元璋 (235)

关于生产劳动理论

- 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的几个问题刘国光 (240)
- 论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刘诗白 (276)
-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讨论评述陆立军 (301)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 运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结构和体系宋 涛 (314)
- 《资本论》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马家驹 (328)

附录

- 1982年《资本论》研究资料索引 (347)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 理论的历史考察

胡培兆 孙连成

一、研究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还没有一个具体原理象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那样，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引起这样长期的争论。如果从本世纪初算起，这方面的争论至今也有八十多年了。有人恪守不渝地坚信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永远存在的；有人却认为时过境迁，今天的无产阶级生活与马克思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绝对贫困化不见了，只有相对贫困化。我们以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包括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的研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我们想指出以下两点：

1. 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历史具体实践结合。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①社会科学中所说的真理总是历史的、具体的，依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实践发展了，反映实践的概念就要相应发生变化。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各个原理、规律、范畴，依其所根据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其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也各有差

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效型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第二类是中效型的，如价值范畴、价值规律等等，不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但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商品经济；第三类是短效型的，如资本、剩余价值范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等等，只适用于人类社会发
展长河中的一个短暂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适用的，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退出历史舞台。就第三类型的经济范畴、规律来看，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规律在自由竞争阶段是适用的，到垄断阶段就不太适用了，或者作用削弱了。总之，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原理、规律、范畴，应该历史地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抹煞或忽视历史事实，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进行否定、修正或教条化，都会践踏马克思主义。否定是明目张胆的抛弃，修正是披着伪装的阉割，教条化是愚妄机械的败坏。这些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如果根据新的历史事实，对马克思的某些原理作出新的解释，则应该提倡。

2.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所以能经受住一百多年来的风雨考验，就在于“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②。这里讲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是大量实践活动的综合。孤立的、片面的实践是不能充任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为什么大家都用同一个资本主义实践来判断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竟然会有大相径庭的结论呢？关键就在于所把握的实践范围各不相同。列宁说，为了说明一种事物的客观性，不应当引用个别材料，应当引用“综合的材料”。这是我们考察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

是否存在的基本原则。否则，你要证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存在，就是在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找到千百个真实的例子，他要证明其不存在，就是在糟透了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可以找到千百个真实的例子。看来都有根有据，其实往往是单凭一枝半叶作结论。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材料，而且要注意它的全面性，切忌管窥蠡测。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的纷争是不会延续太久的。

二、我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几种看法

我国经济学界对此的讨论中，引人注目的有三种看法：

1.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压根儿没有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规律。这是蒋学模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期上发表的《谈谈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根本没有提出过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两个范畴。列宁虽然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贫困化，从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角度来考察，但也并没有认为绝对贫困化是一个规律。那末，究竟是谁首先把绝对贫困化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来讲的呢？苏联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列昂节夫写的《政治经济学》，在阐述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时，也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写法，没有提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概念。提出这两个概念并把绝对贫困化当作经济规律的始作俑者是马罗作夫。一九五〇

年，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的一套苏联经济学家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马罗作夫写的《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那一分册中，首先把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予以分别阐述。马罗作夫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内部经济规律，工人阶级的状况不可避免地要恶化下去。虽然社会财富是绝对地增长着的，然而工人阶级底收入却一年比一年地减少。”后来，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把绝对贫困化当作经济规律写进去，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愈来愈低。”从此以后，绝对贫困化作为经济规律，似乎就成了定论。蒋学模同志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把无产阶级贫困化看作经济规律，而是看作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间断出现的现象，使理论符合事情的本来面貌，此其时矣。蒋学模同志还认为，绝对贫困化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间断出现的现象，是客观事实，谁也否认不了，但它不是经济规律。从长时期的总的趋势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有所改善的，这是客观事实。

2.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规律不是马克思、列宁的规律，是列昂节夫的规律。这是宦乡同志在一九七九年《新时期》第二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回答几个经济理论问题》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说，在他看过的马列主义文献中，马克思从来没有提过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只讲过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列宁讲过绝对贫困化问题，但它是有条件的，是有的时候绝对贫困化，这是站得住的；但并未说绝对贫困化是个规律。那末绝对贫困化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来自列昂节

夫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宦乡同志说：“从我实际看到的西欧情况，工人的实际工资确有增长，而不是绝对下降；工人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而不是绝对恶化。相对贫困，没有问题；绝对贫困，我怀疑这是个规律。我大胆地怀疑，提出来作为一个问题共同研究吧。”

3. 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是一条统一的规律，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是这一规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彼此紧密相连地并存着。如果把它割裂为二，或者否定其中之一（指否定“绝对贫困化”）的作用，那在实际上无异于改造或取消这条统一的规律了，至少是把这条统一的规律“改造”成为“跛行的”规律，这显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这是陶大镛同志在一九八〇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上发表的题为《现代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把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分为相对贫困化规律和绝对贫困化规律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讲过有两方面的表现，没有把它们看作是两个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状况必然要发生变化，其贫困化的表现跟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相比，是大不一样的。但我们切切不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的增长，看到电冰箱、电话机、洗衣机、吸尘器、彩色电视机、高频对话机、空气调节设备等已经进入了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就据以否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存在。今天，在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般工人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确实已经改善，但我们必须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因为失业趋于严重，通货膨胀趋于恶化，他们的生活并

没有真正得到保障。他们一旦失业，日子就不好过了，加上通货膨胀，千捐万税，都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安宁。从这方面看，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在恶化，这是绝对的。

以上三种意见中，前两种意见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杜撰贫困化规律的是马罗作夫呢，还是列昂节夫？这里暂且撇开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里有没有讲过绝对贫困化规律的问题，我们觉得单是责怪两个外国经济学家这一点，就有些冤枉了。要责怪就先得责怪中国人自己。据我们涉猎所及，我国已故的翻译家、研究《资本论》的老前辈、著名经济学家王思华同志，在他的抗战初期出版的《大众资本论》一书中已有绝对贫困化规律的讲法了。此书一九四九年改名为《资本论解说》在东北出版，一九五一年改由三联书店再版。他在书中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其实质是在于资产阶级愈富，则失业者愈多，无产阶级愈穷。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与无产阶级贫乏的增加，这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两个方面。他抨击了伯恩斯坦否认有任何贫困化的修正主义观点，批评了考茨基只承认相对贫困化、否认绝对贫困化的改良主义主张。王思华同志指出：“随着资本主义蓄积的发展，劳动阶级地位的恶化与其生活水准的低落，不但是相对的，并且是绝对的，这是一八六七年已经为马克思所阐明的一般法则。”他认为，“如果能够保证劳动阶级的地位之绝对的改善，那么，最后胜利的，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改良主义者了。”^③据王思华同志自己说，此书原是抗战前在北大等校讲授《资本论》时的讲演稿。如果追溯得更早一些，那末我们可以从朱执信先生于一九〇六年

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看到绝对贫困化的论述。他说：“夫今后产业所于固定资本者巨多，劳动者之地位得将愈降而不返。”“新机器之发明，资本家之利，劳动者之害也。工业改良益行，劳动者益困顿而已。”④自然，他就更有资格取得绝对贫困化规律的“发明权”。但是否应该责备王思华或朱执信，我们将在后面回答。

第三种意见是，不论过去和现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他把无产阶级贫困化当作一条统一的规律，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是这条统一规律的密切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根据我国经济学界三十多年来断续争论的各种意见，我们认为，主要应该搞清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究竟有没有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规律（或叫趋势、内容）？如果马克思确实没有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就可以了结了；第二，如果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问题，那么现今是否还存在？下面，我们就先来重温一下《资本论》的有关论述。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究竟有没有讲过绝对贫困化的规律？

如果想从《资本论》里寻找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字样，肯定是徒劳的。⑤但是，判断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没有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规律，不能拘求于字面，应当看其叙述的整个内容和总的倾向。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不仅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问题，而且

是当作一个趋势来讲的，还用了大量的材料加以证明。在叙述工作日、机器大工业的一些章节里，特别是在叙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第一卷整个第二十三章中，无产阶级的每况愈下的悲惨生活，马克思是讲得何等的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产业革命的演进而逐步得到改善，十九世纪的日子比十八世纪好过，进到机器大工业以后比手工工场时期舒服了一些，没有绝对贫困，只有相对贫困，为什么会激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同情呢？社会主义者在大声疾呼，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得不派工厂视察员四处游弋。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揭示造成工人阶级苦难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在哪些方面和怎样叙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的呢？在第一卷的二十三章以前，马克思就已讲了不少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的情况。

1. 在第八章《工作日》里，讲到了无产阶级因工作日的延长所受的劳动折磨愈益严重，生命在不断枯竭中。资本家搞生产的目的是价值增殖，因而他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对工人的榨取也就比奴隶主对奴隶、封建主对农奴更厉害，使工人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渡劳动的文明灾祸。”^⑥在资本家胸中没有心脏跳动，只要有可能就让工人一天劳动二十四小时，为他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工作日长得惊人，有的长达十六小时，十八小时。有的工人竟被迫连续劳动几十小时而致死。成年工人如此，童工也难幸免。马克思说：“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⑦

除了吃饭、少量睡眠之外，所有时间都被工厂主占去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无从谈起。有的童工说公主是男的，魔鬼是好的。英国人不知道英国在哪里。盲目的掠夺，过长的工作日，“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工人体质孱弱，^⑧智力钝化，整个民族在退化。面包业工人很少活到四十二岁。征兵身长条件的下降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一六五厘米，一八一八年是一五七厘米，一八三二年是一五六厘米。在萨克森，一七八〇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一七八厘米，一八六二年是一五五厘米。这些情况，是说明无产阶级的生活绝对好起、相对下降，还是绝对恶化呢？

2. 在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里，讲到了无产阶级的状况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由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花盛开时期，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已经造成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现代生产力，社会财富空前地丰富起来，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可是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反而恶化了。这可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三个渐进时期给工人阶级的命运所带来的影响来说明。在协作时期，资本家只是把许多工人集结在自己的工场里，在他的专制指挥下，有计划地进行协同劳动，但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每个人都具有独立完成某种产品（或零部件）的全面技术。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阶段，制造一种产品的劳动过程分成了许多道工序，不同工序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每个工人只能在整个流水作业中使用

一种工具，担任一道工序。这样就引起了劳动方式的革命，

“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⑨。因为工人现在在劳动过程中只分担一道工序的工作，“把局部劳动变成一个人的终生职业”^⑩，工人就向畸形方向发展，技术也片面化，失去了能单独生产一件完整产品的技术。只有同许多人分工合作，才能发挥片面技术的作用。工人成了工场的附属物，属于资本家所有了。“正象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⑪还由于分工，产生了工人中的等级制度。由于在分工中，有的工作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对担任不同工作的工人就有不同的要求。对担任复杂工作的工人要求有较高的技术，担任简单工作的工人技术要求就低了。与劳动力等级制度相适应的是工资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利于工人的团结，有利于资本家的统治。与协作时期相比，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人境遇自然更差了。但尽管如此，工场手工业毕竟是一种手工劳动，总得依赖工人的臂力、骨骼、肌肉与背，工人还有这个劳动优势可与资本家抗衡。然而，一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在体力方面的武器都被缴械了，“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⑫。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还因为机器这个新压迫手段的出现，无产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了。

（1）扩大了剥削的范围。由于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妇女和儿童都被卷进了劳动力市场。这一方面降低了工人劳动力价值，以前一个成年工人出卖劳动力可以养活一家，现在必须全家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是破坏了工人的家庭，父母孩子为挣钱分散在各个工厂劳动，日

班夜班，拘束在十多小时的工作日里，相互很少生活在一起，家庭教育减弱了，感情疏远了。因为父母照顾不到，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据一八六四年的统计，英格兰不少户籍区，在十万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平均每年死亡一两万人。（2）工作日延长，劳动强度提高，而劳动保护设备差。阳光、空气、空间都被掠夺，工人疲惫不堪，工伤事故频繁，致使大批工人残废、早衰和夭折。（3）实行奴隶劳动制度。工厂里都有资本家自立的严酷的厂规制度，借此把工人投入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工人稍有违反，动辄罚金、开除。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4）机器排挤工人，造成大批失业，促使工人之间展开就业竞争，进而被资本家用来当作压低在业工人工资的手段。总之，机器的出现，给工人带来空前的苦难，工人阶级在初期，憎恨和捣毁机器，就属必然了。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工人的境遇是绝对变好，还是绝对变坏呢？

以上两方面，还只是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候提到的一些实际情况。这些情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表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存在了。但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中才给以集中的阐述。马克思说：“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③细读这一章，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如陶大镛同志所说的，马克思叙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两个方面，即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而且还可以看到，马克思所叙述的贫困化规律，主要是绝对贫困化规律。

先从理论上讲，《资本论》第一卷除了第一篇外，其余六篇都是讲剩余价值理论。先讲剩余价值怎样被生产出来，

后讲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资本，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私人之间的矛盾，就在资本积累过程的不断进行中日趋尖锐化。因为资本积累，意味着剥削手段的扩大与加强，无产阶级受到的经济压迫更甚。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会依比例增加，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这时工人就业会扩大，工资会提高。在这种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采取“可以容忍”的形式。因为这时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中，有较大的份额以工资形式回到工人自己手中，但是，这不过表明，“雇佣工人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④而已，丝毫没有影响奴隶的从属关系。而且，这种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在《资本论》里只是一个假定！资本主义和以前的其他生产方式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是技术改良经常进行，总资本构成经常变化。伴随资本积累而出现的实际情况是资本的可变部分相对减少。这样就不能保证绝对增长起来的工人人口都能被工厂所吸收，大批的过剩人口就出现了。并且，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者的比例，前者越来越大，后者越来越小，决定了各种形态的过剩人口不仅存在，而且还不可避免地要累进扩大。这是压在工人头上的一个巨大包袱。在业工人因过剩人口的存在而降低了工资，养活自己尚且困难，还得养活失业工人。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了。马克思说，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就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